

从大地读懂长空

■黄春一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读懂长空,还得从大地开始。
今年农历正月十五,我来到牡丹江市。夜空中,一轮圆月高悬,映照得远山洁白。这座以冰雪闻名的江边小城显得格外安静祥和。
这里距大海不远,然而,牡丹江水却没有捷径可走。江水顺应地势,蜿蜒向北,汇入松花江、黑龙江,在千里外人海。当然,这并不妨碍牡丹江的机场,名叫“海浪”。海浪机场,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开端。在辽宁丹东还有一座见证那段筚路蓝缕历史的机场——浪头机场。
从海浪机场到浪头机场,其地理连线,恰是长白山脉的走向。这一程,跨越山水。从人民空军起飞到扑向敌阵,其时间连线,饱含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、奋斗史。
光阴如水,蜿蜒写就一段大地上的天空记忆。这个春天,我在起飞的跑道上,找寻不朽的“老航校精神”。

立春前后,按照当地人的说法,到了“冻人不冻水”的时节。冬春在潜行中交替,此时的牡丹江依然白雪皑皑。1946年的初春,应该也有这样凛冽清冷的风和一望无际的雪。
铁轨在白雪中若隐若现,巨大的火车头冒着浓烟,沿河谷穿行。那时,来东北调查机场、寻找航材的魏坚一行3人正乘火车赶路。
火车上没有座位,他们就在靠后面的煤坑旁蜷缩着。寒风呼啸,煤烟滚滚,裹着毯子依然很冷,他们的手和脚都冻肿了。
魏坚是从延安出发到东北办航校的干部,走了几个月才到达东北。他马不停蹄跑遍图们、伊兰、佳木斯等地,这

些地方的机场几乎全部被毁。海浪机场保存还算完好,但也随时有危险。刚刚在通化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,因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,转移至此。3年之后的1949年,在东北老航校基础上,开校散叶成立6所航校。在牡丹江海浪机场,利用老航校剩下的家底新组建了第7航校,魏坚成为第7航校校长。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,就是从海浪机场起飞的。
魏坚的经历是共产党人到东北办航校的缩影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由于东北战略地位重要,各方军事力量像一幅巨大的云图,在东北形成密云不雨之势。与挺进东北的大部队相比,创办航校的这支队伍可以说并不起眼,从延安出发,两批加起来仅30多人。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山东出发的,他们的路线是从临沂经烟台过海,熄了小船上的灯,把重机枪架在船上,小心翼翼躲过国民党军舰在海面上的封锁到达东北。从几十人到几百人,再到几千人,白手起家办航校。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队伍,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成一个坚强集体,让“团结奋斗”成为“老航校精神”的内涵之一。
一项事业与一群人,就这样在历史机缘中交织起来。人在土地上创造出惊天伟业,也让这片土地生出恒久的精神与人文。山河无声,一代代人的奋斗在接续。

1946年春天的海浪机场,满目疮痍,然而一下子聚拢到这里的人,让这里顿时与那个春天一样充满生机。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、辽阳、铁岭等地,战火即将烧至通化,刚刚在通化成立的航校将被迫转移到牡丹江。机场里的人们紧张地忙碌着,先头部队过来修了一条三合土跑道,使飞机能够临时降落。大量航材从地面搬运,来来回回的马车、牛车、汽车,夜以继日、络绎不绝。在这段历

史中,诞生了至今仍深刻印在人民空军官兵脑海中的画面——“人推火车”“马拉飞机”。
火车从敌人占领的沈阳是过不来的,只好绕道走图们一线。当行至老爷岭时,因坡度太大,火车被迫停下来。于是,人们喊着号子推火车,将火车一步步推过老爷岭。牡丹江大桥被炸断,他们又把物资从火车上卸下,装上马车。火车上运输的飞机,机身太大,马车装不下。有的人用两驾马车拼接在一起,把飞机放在中间;有的人把飞机主体装到马车上,手扶着腾空的机翼……这次转移的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。数不清的发动机和维修设备需要运送,但马车速度有限,日夜兼程一天也只能运一趟。车水马龙的运输队伍,用半个多月才把航材搬完。忙碌完的人们刚要松口气,蒋介石飞到沈阳,督兵北犯。于是,1946年11月,老航校又拉上沉重的家当,迁往密山。
在第一次迁到海浪机场后的半年时间里(之所以说第一次,是因为1948年3月校部又搬回牡丹江),老航校飞行教员训练班开始飞行训练,学员编成飞行一期甲乙两个班以及一个机械班开始了理论学习。

在作为东北老航校旧址的海浪机场上,至今还能看到日伪时期的机堡,位于跑道北侧边缘,顶部被炸毁,只剩断壁残垣。循着这些战争留下的痕迹回望,根据回忆录中的描述,可以拼凑出在战争时期的东北老航校景象。
跑道上布满弹坑,飞机趴在停机坪上,远看不少,近看破破烂烂。房子只剩下一个空架子,把窗户用木板钉严,再糊上一层报纸,这就是宿舍了。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通铺。如果第二天有飞行,大家一会儿出去一个,一晚上出去几次,说是看天气,实际是兴奋得睡不着。



筚路蓝缕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,将大地染上一层耀眼的金黄。
伴随号角声,海军事官学校军事教员王海涛揉揉双眼,从床上跃起。整理内务、穿戴装具……很快,王海涛来到水上训练场。在这里,他要带领新一批学员进行海上求生与救生训练。
王海涛目光如炬,扫视着每一名学员。他一脸严肃地说:“今天,我们将直面‘大海’的考验,准备好了吗?”
学员们抬头望望,跳水台上方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标语——向极限训练要战斗力。再看向眼前的水池,学员的神态放松下来,小声嘀咕着:“就在这里训练,能有什么难度?”“又不是真正的海上训练……”
“可不要小看眼前的这片水上训练场。在这里,造浪设备可以模拟出真实的海况,水面看似平静,实则暗流涌动,一定要提起精神!”王海涛提高了嗓门,“熟练掌握海上求生与救生技能对于大家来说十分重要。如果未来在海上遇到了特情,你们就会明白这项技能的用处。”
话音刚落,王海涛换上救生衣,向

风浪间

■倪 帅

跳台走去。他深吸一口气,立即跳入水中。浪花很快将王海涛包围,他宛如一条灵活的游鱼,在波涛中自如穿梭。岸上的学员瞪大了双眼,目光紧紧追随王海涛的身影,不时发出惊叹声。
“两腿弯曲,尽量收拢于小腹下,两肘紧贴身体侧夹紧,双臂交叉抱紧在救生衣胸前……”
王海涛一边演示动作,一边大声讲解动作要领,确保学员能看清。短短10几分钟,他便轻松完成示范,动作标准流畅,给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王海涛上岸时,学员们忍不住鼓起了掌。
“虽然我的职责就是把这项技能教给你们,但我希望你们都用不上。”
训练告一段落,王海涛向学员们分享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
多年前,王海涛是海军某部一名战士。那年盛夏,他参加了一场海上救生部署训练。
“我舰即将‘沉没’,全体舰员做

好弃舰准备!”任务当天,训练场气氛紧张。
“释放救生筏!”随着舰长一声令下,王海涛迅速拉动缆绳,将筏靠至舷边。随后,舰员按部署分组,穿戴救生衣,依次登筏。
那天,海面风浪很大,他们刚入水,便被涌浪冲散。危急时刻,王海涛迅速跳入水中。他被海浪狠狠拍在水下,又挣扎着冒出水面,吐出灌入口中的海水,迅速调整姿态。
海风呼啸而来,救生筏被风浪倒扣在海面上。王海涛拼尽全力向救生筏游去。他与战友们配合,努力尝试让救生筏翻正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如果不能及时将救生筏翻正,舰员生命将受到威胁。或许是经验不足,或许是海况过于复杂,他们尝试了很久才成功。
直到今天,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,王海涛心中便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责与失落。他不敢想象,如果是在战场

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牛羊成群的牧场,美轮美奂的湖泊,西北之北,这里汇聚着旷野的风。
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就驻守在这里。这里地处祖国版图的西北端,有着“西北第一哨”之称。
清晨,东方的天空泛起淡淡的玫瑰红。随着太阳升起,边防官兵的巡逻任务开始了。
该地区地形复杂,车辆通行不便。于是,军马便成了官兵巡逻的最佳搭档。
迎着朝阳,我随官兵踏上了巡逻路。起初,沿途的风景让我惊叹不已。天空是那么高远,山脚下,洁白的羊群悠闲漫步,听到巡逻队伍的马蹄声,才抬头与我们对望一下。
队伍行进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,原来是前方出现了一片沼泽。
从哨所出发到巡逻点位需要一天时间,官兵和军马穿梭在群山密林中,不但要过沼泽地、河流,还要翻越陡峭的山坡。
“缰绳握紧一点,别让马靠得太近,马陷到沼泽里面容易受惊,一定要把自己的马控制好……”老兵吕文强在队伍前面一遍遍叮嘱官兵。戍边16年,吕文强是连队的“边防通”,对这里的地形再熟悉不过了。
地形低洼,雨季雨水汇集,就会形成沼泽。经过牛羊来回踩踏,沼泽中出现了高低不平的草垛。草垛的高度与军马抬起马蹄的高度差不多,稍不留神,军马就有可能被草垛绊倒。
在沼泽地小心翼翼地走了十几分钟,直到脚下泥水变得稀薄,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下来。
这里地形起伏大,天气也变化莫测。出发一小时候,我们走到了一条河流旁。这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气温骤降。山路泥泞,河道水流湍急,给这次巡逻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尽管如此,官兵没有停下脚步,大家计划边走边看天气情况调整路线。
雨越下越大,官兵身上的雨衣挡不住风雨侵袭。眼看恶劣天气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,连长冯勇鑫决定到一位老乡家稍作休整,等雨停了再出发。
在这高寒寂寞的西北高原,边防连官兵与白哈巴村的老乡长久以来守望相助,亲如一家。
牧民特列吾别克的毡房搭在边境线附近。他一边放牧,一边守护着边境,至今已有30多年。这些年,他深深懂得一个道理——守边就是守家,没有边防,就没有他的毡房和牛羊。
听到巡逻队伍的声音,特列吾别克热情地从毡房跑出来迎接大家,与大家拥抱问好,女主人端上香浓的奶茶。
冯勇鑫感激地说:“谢谢嫂子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特列吾别克笑着说:“谢啥?边防连官兵给我们建起了惠民驿站,还担任小学校外辅导员,又给我们送医送药,该我们谢你们……”这些年,牧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,守边护边的传统也一直延续着。日月每天从肩头过,边关要靠世代守,他们守国守边亦是守家。
连队战友告诉我,这里很多牧民家

庭世代都是护边员,为官兵巡逻带路、运送物资、提供执勤补给……官兵心里有老乡,老乡心里有官兵,共同搭建起坚固的边防线。
毡房外,雨还在下;毡房内,官兵围着火炉,边聊天边烤湿透的衣物。
下午,云销雨霁,官兵继续踏上巡逻路。
“那边有只熊,大家注意。”吕文强大声喊。身处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,巡逻官兵经常会遇到熊、狼、野猪等野生动物。为了避免发生危险,吕文强和战友们通过大声吆喝,最终将它驱离。
有一次,吕文强和战友执行夜间潜伏任务,途经山谷时,听到军马嘶鸣,经验告诉他这附近有狼。果不其然,不远处的夜色中,闪着幽绿的光。
“是小群野狼,大家快靠拢!”在吕文强的引导下,官兵迅速下马,背靠背聚拢,燃起火把投石高呼,想以此驱散狼群。军马也意识到危险,马头朝后蹄向外,把官兵紧紧围在中间。正在对峙之际,一只狼试探着向前扑,军马奋力蹬蹄,狼不敢靠近。僵持一段时间,群狼见无缝可钻,便向远处散去。
穿过密林,视野逐渐开阔,一片茫茫草原赫然在目,官兵终于到达了巡逻点。
回程已是傍晚,远处被霞光染成紫红色的山峦和白云,组成一幅壮丽的写意画。极目远眺,高大的云杉、金黄的落叶松、白色的毡房、肥壮的牛羊点缀着辽阔草地,高原大地张开母亲般的怀抱,迎接辛苦一天的人们回家。
“你是不是也深深感受到边防的魅力?每次巡逻归来,我总会感慨,我们守护的土地这样美。看到牧民的座座毡房,就更能感受到肩上的责任。”冯连长跟我分享他戍边守防的感想时,眼里闪烁着柔和又坚定的光芒。
一茬茬官兵如同扎根高原的云杉树一样,迎风挺立,成为参天屏障。

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

临别时 ■春 宁

刚强流淌在血液
坚韧长成了骨骼
勇敢是鲜明的标识
说好了,告别时
愉快潇洒地挥手
留下豪迈和坚毅
说好了,都不许悲伤
要微笑着告别
相约在不同的岗位
继续奉献、奋斗,矢志不渝
军人,永远自信

临别时,却泪水流眶
虽然,上一秒还在笑
努力地微笑
笑里满是不舍
每一茬退役都在重复
笑成了热泪奔涌

白哈巴纪行

■宋 鹏

庭世代都是护边员,为官兵巡逻带路、运送物资、提供执勤补给……官兵心里有老乡,老乡心里有官兵,共同搭建起坚固的边防线。
毡房外,雨还在下;毡房内,官兵围着火炉,边聊天边烤湿透的衣物。
下午,云销雨霁,官兵继续踏上巡逻路。
“那边有只熊,大家注意。”吕文强大声喊。身处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,巡逻官兵经常会遇到熊、狼、野猪等野生动物。为了避免发生危险,吕文强和战友们通过大声吆喝,最终将它驱离。
有一次,吕文强和战友执行夜间潜伏任务,途经山谷时,听到军马嘶鸣,经验告诉他这附近有狼。果不其然,不远处的夜色中,闪着幽绿的光。
“是小群野狼,大家快靠拢!”在吕文强的引导下,官兵迅速下马,背靠背聚拢,燃起火把投石高呼,想以此驱散狼群。军马也意识到危险,马头朝后蹄向外,把官兵紧紧围在中间。正在对峙之际,一只狼试探着向前扑,军马奋力蹬蹄,狼不敢靠近。僵持一段时间,群狼见无缝可钻,便向远处散去。
穿过密林,视野逐渐开阔,一片茫茫草原赫然在目,官兵终于到达了巡逻点。
回程已是傍晚,远处被霞光染成紫红色的山峦和白云,组成一幅壮丽的写意画。极目远眺,高大的云杉、金黄的落叶松、白色的毡房、肥壮的牛羊点缀着辽阔草地,高原大地张开母亲般的怀抱,迎接辛苦一天的人们回家。
“你是不是也深深感受到边防的魅力?每次巡逻归来,我总会感慨,我们守护的土地这样美。看到牧民的座座毡房,就更能感受到肩上的责任。”冯连长跟我分享他戍边守防的感想时,眼里闪烁着柔和又坚定的光芒。
一茬茬官兵如同扎根高原的云杉树一样,迎风挺立,成为参天屏障。

不渝的红 ■沈 立

在隆起的高原上
背靠一座座城市的灯火
向着无人之境进发

在群山中清唱
旗帜为歌声伴奏
随风招展的,是不渝的红

高原因苍鹰的翅膀变得辽阔
笃定的步履向荒野延伸
我们的心,是不渝的红

高原因执着的守望变得壮美
这大美的山河
值得用一生守护
人民的战士
永远矫健年轻



长征

第6281期